

The top portion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dark, silhouetted hill or mountain range against a light, hazy sky. Several birds are shown in flight, scattered across the sky.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a bare, gnarled tree branch extends into the frame.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somber and evocative.

日本戰犯 回憶錄

凌 明譯・四海出版社出版

日本戰犯回憶錄

凌 明 譯

四海出版社出版

出 版 說 明

從十九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在亞洲橫行了半個世紀以上，給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造成空前深重的災難。

歷史是一面鏡子。這一本書所揭露的、日本軍國主義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侵華戰爭中所帶來的巨大禍害，以及那些滿腦子武士道精神、嗜血成性、無惡不作的日本法西斯軍人的野蠻暴行，種種史實，雖然只是一些片斷，却有助於讀者認清日本軍國主義醜惡的本質。

日 本 戰 犯 回 憶 錄

凌 明 譯

四 海 出 版 社 出 版 香 港 北 角 馬 寶 道 6 6 號

大 千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香 港 英 皇 道 芬 尼 街 2 號 D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版

、 H. K. \$ 3.50

目錄

我怎樣準備細菌戰	一
燒光、搶光、殺光——「三光」	三四
我們在香港的苛政與暴行	四七
用活人做練刺刀的靶子	五九
解剖活人教育醫務兵	七一
製造「無人地帶」	八二
給同伴母親的一封信	一〇三
侵略者必敗	一一四

附 錄

「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一一九

「花岡事件」調查

一三七

日本侵華大事記

一四二

我怎樣準備細菌戰

原島修一

（本文作者是原關東軍「七三一部隊」林口支隊部隊長）

一

從牡丹江車站上車，乘坐牡丹江—佳木斯線的火車，行車約三小時多一點，通過丘陵地帶，就到達一處位於山谷谷底處的小鎮林口。

在林口街西邊的一片高山坡上，一排排的軍用建築，黑壓壓的像是要壓倒鎮上的民居一樣，氣勢迫人。

從林口火車站經過此處丘陵，通向林口這座古老城鎮，是一條寬濶的軍用公路，它和林口—佳木斯的鐵路線平行，朝北而去。這條軍用公路由下而上，築向排着一列列軍用建

築物的山坡。在山坡上面有師團司令部、步兵聯隊、輜重兵聯隊、砲兵聯隊、工兵聯隊、陸軍醫院等軍事建築物，它們櫛比鱗次，彼此相接。這是掠奪中國的大量土地，強迫中國人民流血流汗替關東軍修建的。

軍用公路經過廣袤的兵營區，便通向古城鎮林口。

公路在接近古城鎮的街道時，在它的東側，也就是在林口——佳木斯鐵路線的東側，須要爬上一道不高的山崗。這裏距離林口兵營區四公里，是一處偏僻的地方。四周有鐵絲網包圍，裏面有一處佔地兩公頃的兵營和附屬宿舍，有一片佔地六公頃的農用地和專用水池。這處兵營的建築物是灰色的，一根根高聳的烟囱伸向空際，像是一盞盞高高的油燈，從遠方一看便能發現。

高大的烟囱所在並不像是工廠，加上灰黯黯的軍用建築物，四周的鐵絲網，把它同駐林口的其他部隊遠遠隔開，從外表看，一種奇怪、神秘的氣氛籠罩着。一般人早就懷疑：駐在這裏究竟是一支什麼部隊？是一支謎樣的部隊。

這支神秘部隊就是關東軍第一六二部隊，表面上打着的招牌是：「關東軍防疫供水部

林口支隊」。

林口支隊實際上是一支細菌戰部隊，和海拉爾、孫吳、牡丹江等支隊一樣，是一九四一年關東軍特別大演習之後，即日本「皇軍」企圖大規模進攻蘇聯時期所設立的一個特種部隊。那時在中國關內，在北平已設有「北支那（華北）防疫供水部」，在汪偽政權的中心南京設有「中支那（華中）防疫供水部」，在廣東設有「南支那（華南）防疫供水部」。這些罪惡的部隊以所謂「防疫供水」為名，實際上是對中國廣大游擊戰場和一旦對蘇聯開戰時，大規模地打細菌戰的核心部隊。

這是「皇軍」兇惡的「細菌戰攻擊網」的一環，是一支比槍砲可以殺死更多市民、大規模癱瘓對方戰鬥力的殺人不見血的部隊。

我正是這支部隊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林口支隊的一切細菌戰的研究和策劃都由我支配。

林口支隊屬於關東防疫供水部長、即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指揮下的部隊，也就是關東軍直屬部隊。這個支隊作為軍的「防疫供水部」，表面上它的任務是打着「協助國境地帶

關東軍各部隊，進行部隊士兵防疫工作」，實際上則是根據關東軍的細菌戰大本營七三一部隊的命令和指示，積極準備細菌戰。這是林口支隊的主要而且是極端秘密的任務。

在它的一幢幢灰色軍事建築物中，每天都在策劃着恐嚇世界人民的大規模屠殺陰謀和具體作戰步驟。這些陰謀都在我和其他部隊領導人的策劃下，逐個地進行試驗和實施。

林口支隊的正面一排建築物是總務科，背後第二排建築是第一科，第三排建築物是大倉庫。在這三列建築中間有一行縱的建築物連繫其間，使這三排建築物成爲一個「王」字形。

在第一排和第二排建築物的中間，有一道長廊，長廊的東邊就是高大烟囱的所在，下面是鍋爐室。在鍋爐室和第一科的建築物中間，有一處伸向地層以下的地道，下面有一處寬濶約三十五平方公尺的地下室。

第一科的任務是保存和培養細菌。這些細菌，是奉關東軍的命令全部作爲進行細菌戰而使用的。細菌要在一定的環境中才能生存繁殖。我們利用消化蛋白和乾肉，使它適應東北地區的寒冷氣候，製造出醫學上稱爲「培養基」或「培养基」的專供細菌生存的营养液，讓不包括雜菌的純粹的病原菌在「培养基」中生長、繁殖，將這些「培养基」放在攝氏三十七

度，有精密調節設備的孵卵器中。細菌可以在「培养基」的保養下生存六個月，然後再調換舊的「培养基」，加上新的「培养基」，就能使細菌長期生存和繁殖下去。

第一科稱呼起來是一個「科」，實際上它所負擔的任務範圍很廣。這裏配置有大量軍事科學家、技術人員，他們要研究、發展細菌戰爭中必須的各種大規模殺害人畜的細菌，研究檢查和消毒等技術。這些科學人員和技術兵都是從軍隊中挑選的。

第一科設有大量的培菌準備室，每個室裏都有天平、消化蛋白、乾肉、各種玻璃容器以及冬天用的培養材料。這個科還有三座乾熱滅菌器，這是供裝有「培养基」的容器作滅菌消毒用的。另外有一個消毒滅菌室，裏面設有兩台小型蒸氣滅菌鍋，還有孵卵室，內有三台用電流調節溫度，培植細菌的孵卵器，有兩大間房間是專門製造「培养基」的培養室，有放着十五架顯微鏡和玻璃片檢視細菌形態和生長狀況的鏡檢室。

除了這些設備以外，第一科還設有理化試驗室，主要進行水質檢查，供培養細菌之用。

林口支隊還有動物班，是在資材課的工作範圍。專門提供細菌試驗用的各種動物，最

多的是白鼠、兔、豚鼠等。

第二排建築物的第一科和第三排建築物大倉庫之間的走廊兩側，各有五個房間一字排列着，這裏除了部隊診療室和資材科辦公室以外，有八個房間是衛生材料格納庫。這些衛生材料名義上是部隊防疫醫生在戰時防疫使用的一捆捆器材，有的外表上寫着消毒用，調查疫苗用，實際上是整套為實施細菌戰而使用的生產、保存細菌的各種必須器材。

在「王」字形建築物第一排橫列建築物的右側，有兩座巨大的倉庫，第一座倉庫儲有濾水裝甲機車二輛，野戰消毒車二輛。第二座倉庫儲藏細菌戰用的消化蛋白、乾燥肉類和寒冬季節生產細菌用的材料約六十噸。

第一倉庫還有一個大小足可容納一架轟炸機而有餘的格納庫，這是一座堅固的鋼筋水泥建築。另外在這座倉庫的左側有三間房間和一座作為消毒用的大水池。這裏面的一切設備都為細菌戰爭而安排的。

在林口支隊營房的東北大約七百公尺處，有一條長六百多公尺的飛機跑道以及一處飛機場。關東軍航空部隊的氣象班大約十五、六人在這裏值勤。在飛機格納庫裏，有供飛行

和地勤人員從事細菌戰時消毒用的各種設備。

這個林口支隊的一切建築都是關東軍七三一部隊打細菌戰的前進據點，專門爲進行細菌戰而設計、建築的。

在大倉庫的北側有一座禮堂，和一座裝容五十五輛大型軍車的車庫。汽車庫右鄰的一座獨立建築物是第二科所在，這個科主要擔當供水任務，接受關東軍第五軍所屬各部隊的濾水機修理，過濾機械和水管的機械檢查，培養供水技術人員。這裏和普通兵營一樣，也有兵營、炊事房、浴室、飲酒餐室、經理室、倉庫，工場等。兵營裏住着二百多名的警衛部隊。

林口支隊兵員多數屬於衛生兵，他們遴選自各部隊，爲了打細菌戰才被送到東北，先接受爲期三個月的步兵聯隊軍事課程，再被派到七三一部隊教育部，接受三個月的細菌戰基礎課程，然後配屬到支隊。這些兵員都是在軟的和硬的、欺騙和命令之下充當打細菌戰的走卒。七三一部隊首先對他們施以「爲了天皇」的軍國主義教育，然後強迫他們服從命令。兵員中的一部份是七三一部隊的警衛兵，他們嚴密警衛七三一部隊在秘密狀態下研

究、實驗細菌戰，必要時他們也擔任殺人試驗的走卒，調他們直接打細菌戰。

這些青年兵士的父母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辛勤養育成人的兒子，竟被驅使「爲了天皇」而淪爲細菌戰戰犯，這是多麼令人悲痛和憤恨的事情，這些士兵大多數出身自四國，特別是出身愛媛縣、香川縣的農村，他們年輕、純樸、最聽話。

我當時就曾經可恥地驅使他們服從命令，進行非人道的細菌戰爭。

七三一部隊之所以不要大城市而專門吸收四國地方的青年，主要是因爲保密的需要。

我是林口支隊的負責人，當時爲着鞏固「皇軍」的基礎，要求部下嚴格遵守軍紀風紀，防止部隊出事故，如火警、洩露部隊機密等。這些是上級，即七三一部隊的命令，我都忠實地執行了。我當時竭力想最大限度的動員部隊，把部隊的訓練成績迅速提高，因爲這是升官的捷徑。

二

我到林口支隊赴任是一九四四年，正是七三一部隊已完成大規模細菌戰的研究，準備

大打細菌戰的階段。

七三一部隊爲了試驗細菌的殺人效果，曾經無人性地使用大量中國活人代替老鼠充當細菌的祭品，在部隊裏面，通常把中國人稱作「圓木」，讓他們被細菌感染，觀察細菌的毒力發作的經過，這是一種極其殘酷的戰爭罪惡行爲。

在殘暴的日本法西斯眼裏，貴重的人命不過是一段段木頭而已。他們用人類史從未有過的最殘酷的殺人方法，奪去了大量的中國人的生命，這是日本法西斯殺人魔鬼永遠不能抹去的罪惡和污點。

被當作試驗細菌戰的中國人，滿懷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無比憤怒死在囚牢之中。

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因爲在中國進行了細菌戰的實驗，並且用大量活人爲試驗對象，殘害了大量中國人，才完成了細菌戰的基礎研究工作。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了反擊，局勢對自己日益不利。爲了挽回困難的戰局，把希望寄托在「神風式」的武器上。驅使無知青少年爲了效忠天皇，挽救「神國」，用自殺精神去拚。但是這種「皇軍不滅」的計劃，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神

風」武器仍然挽救不了一個接一個的失敗。菲律賓的戰局也開始對日軍不利。在這種形勢下，日本帝國主義者把細菌戰當作一根救命的稻草，開始策劃打大規模的細菌戰。

在染滿鮮血的殺人魔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頭腦中，終於實施了大規模濫殺平民的細菌戰。

一九四四年，關東軍七三一部隊的部隊長北野少將下令，由於同蘇聯開戰的可能性很大，爲防止蘇聯轟炸機的攻擊造成這個部隊生產細菌業務的低落，必須將製造材料分散隱蔽；同時採取措施進一步全面加强細菌作戰的準備。他下令各個支部部隊進一步利用本部隊的潛力，調查各支部的設備和生產能力。

結果，林口支部在同年八月，爲了達到上述目的，又收到了五座大型高壓蒸氣滅菌鍋。這種滅菌鍋是適應寒冷地帶自消化蛋白和乾肉等原料製造細菌培養液的工具，它的半徑一公尺半，高二·五公尺，是一種大圓筒型的合金鋼金屬器。此外，七三一部隊還給林口支隊送來了六十噸的消化蛋白、乾肉等龐大的製造細菌的原材料。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命令第一課長細矢少校將以前培養的傷寒菌、A型和B型副傷寒

菌、赤痢菌，從各種保養「培养基」中取出，用各種動物試驗，檢定它們的毒力，選出最强的毒菌菌種，裝入十根試養管中保存，以便隨時大量生產細菌送到關東軍總部備用。

以當時我們林口支隊的細菌培養設備而言，每月最大細菌生產量為四百五十克（約半公斤不到），但是只要擴大生產令下，一個星期之內就可以生產出三百二十公斤的驚人數量的殺人毒菌。我們支隊保有的六十噸製造細菌的材料，可以生產五百公斤天文數字般的細菌。

當時我觀察了林口地區的地形，計劃在八到十平方公里地區範圍的各種水源，撒佈大型試管三百支，即大約三克的細菌。但考慮到當時氣候、水溫等各方面的條件變化，認為要使細菌發生確鑿的效果，必須撒佈一千支大型試管，即大約十克的細菌，才能產生細菌戰的可怕後果。

因此我們選定了十平方公里地區內的水井、小河、池塘等各種水源，和以糧食、農作物等為目標，直接撒佈了一千支試管的細菌，這個數量能够在這個地區內很快引起傳染病和充分的殺傷平民。當時除直接撒佈之外，還用飛機試驗用噴霧器撒佈。由於考慮到細菌

從空中降下時同空氣摩擦和加速度的作用，以及發生振盪，氣溫降低等條件，結果我們在十平方公里之內撒佈了三千支試管，共達三十克的毒菌。

按我們的計算，如果用飛機將林口支隊生產的五百公斤細菌撒佈，進行一次細菌戰的話，其作戰範圍可達十七萬平方公里，即佔中國東北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只五百公斤的細菌即可在這樣廣袤的地區造成傳染病的大流行。如果將它們撒佈在中蘇邊境，不僅同地區的蘇軍隊受到感染，兩國的和平居民同樣將遭到細菌的大量屠殺。

林口支隊製造的惡性傷寒菌、副傷寒菌、赤痢和霍亂菌，如果用飛機撒佈直接降落到地面後，人們暴露在空氣中的顏面、手、衣服就接觸到毒菌，通過手和衣服的媒介毒菌立刻從口部進入人體。另一方面，細菌也從空中降落到糧食、水源、農作物上面，人們吃下這些污染的食物，就受到感染。

受到這些特殊培養的強力細菌感染的健康的人，傷寒等菌很快的就在他們體內起作用，兩三星期之內連續發高燒不退，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人會產生心臟衰弱和腸出血而死亡。這些受感染的人還會把他們身上的細菌，通過糞便排泄物，通過手、衣服、食器、